

# 天下霸唱 作品

神鹰画鼓而出，秘宝重见天日

老洞狗子、蜈蚣门神、长白山金脉  
与世隔绝的神秘天坑，隐居避世的吃人大宅

# 天坑鹰猎

TIAN KENG YING LIE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# 天坑鹰猎

TIAN KENG YING LIE

天下霸唱 作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ISBN 7-5196-0218-1

定价：29.80元

 中国文联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坑鹰猎 / 天下霸唱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190-2780-3

I. ①天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7731 号

## 天坑鹰猎

---

作 者: 天下霸唱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奚耀华

复审人: 胡 笋

责任编辑: 蒋爱民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66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[clap@clapnet.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 [jiangam@clapnet.cn](mailto:jiangam@clapnet.cn)

---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174 千字 印张: 18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780-3

定 价: 3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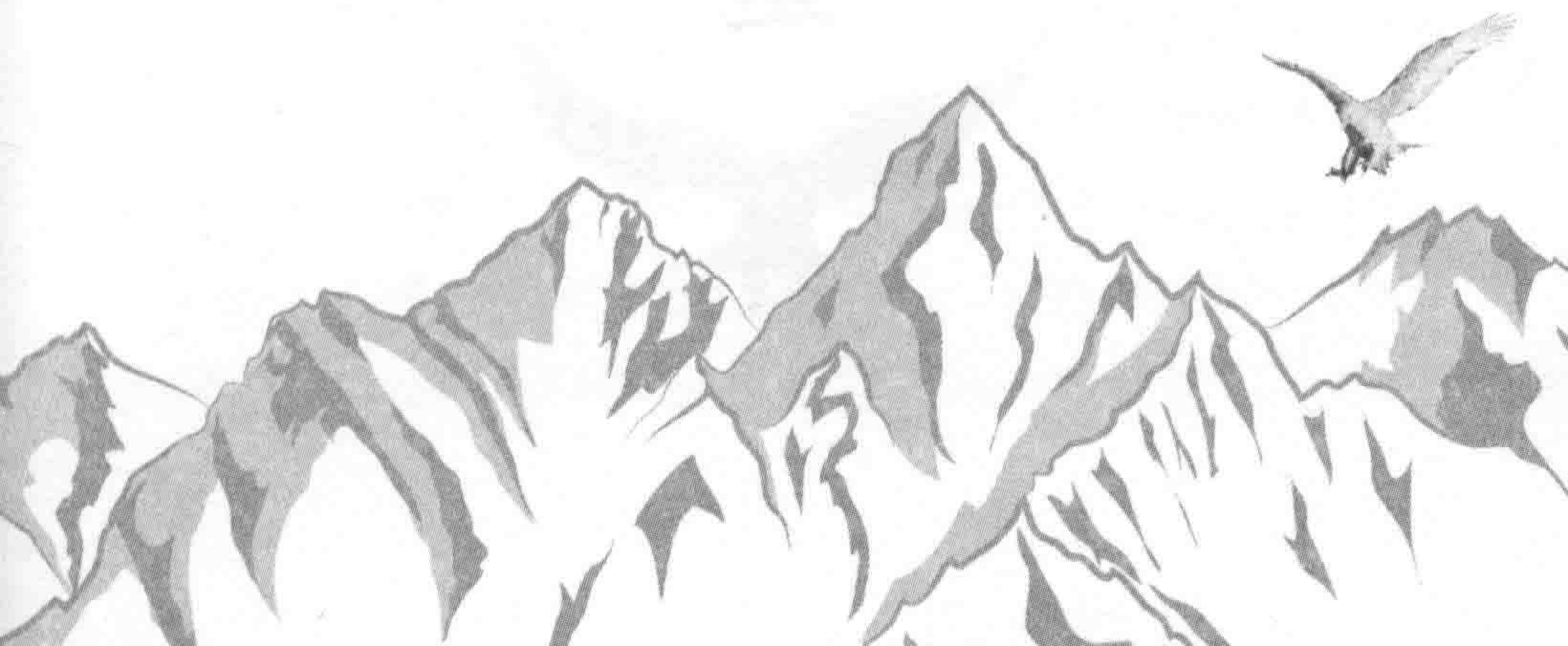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目录

## Contents

- 第一章 来历不明的蛋 /001
- 第二章 冰封的大山 /021
- 第三章 狐狸旗子 /049
- 第四章 蜈蚣门神 /065
- 第五章 金王马殿臣（上） /079
- 第六章 金王马殿臣（中） /119
- 第七章 金王马殿臣（下） /169
- 第八章 跳庙破关 /213
- 第九章 地底发出的怪声 /237
- 第十章 天坑奇案 /2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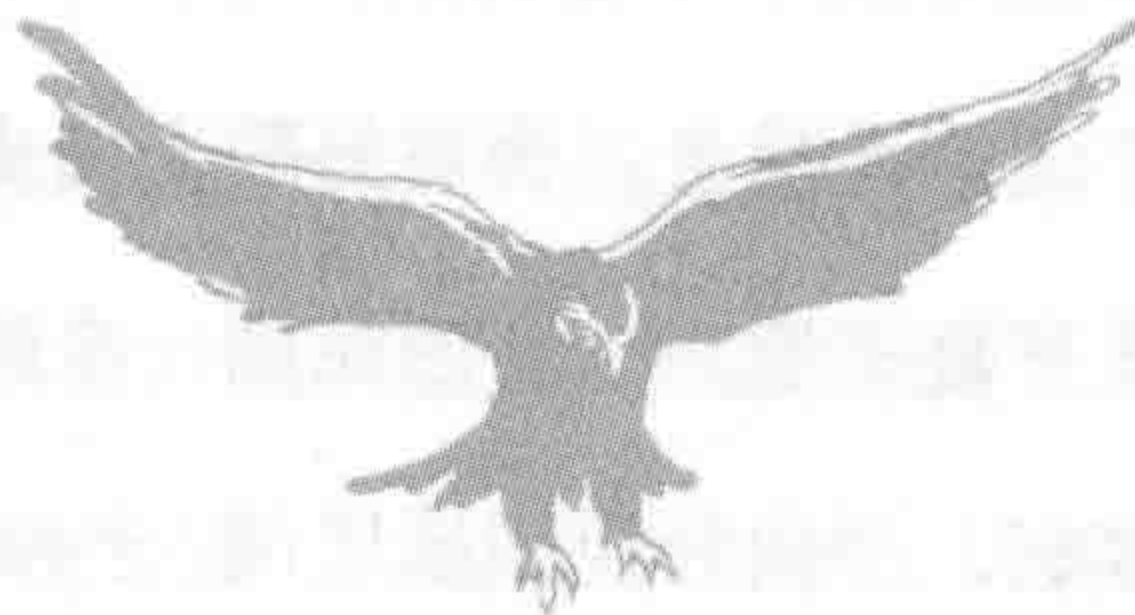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天坑鹰猎

## 第一章

### 来历不明的蛋



天坑自古少人迹，  
鹰猎从来世间稀。  
莫说传言不可信，  
只因此中有奇门。

## 1

张保庆小名大庆，他爹是我表舅，他自然是我表哥。那怎么也姓张呢？其实不奇怪，“张王李赵遍地刘”，世上姓张的人太多了，咱们不必再给他编名造姓。张保庆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，表舅妈当时怀了他九个月，在家临盆待产。这一天晚上，表舅妈翻来覆去睡不好，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，撑起身子穿鞋下地，一开门见到一个要饭的，破衣烂衫、蓬头垢面，手托要饭的破碗，不由分说往屋里闯，拦都拦不住啊！表舅妈吓了一跳，一下子醒转过来，才知是南柯一梦，没等天亮生下一个孩子，这

就是张保庆。家里人都挺高兴，这大胖儿子，九斤一两。表舅妈却十分忐忑，这个梦做得不是时候，疑心是前世欠了勾心债，如今有讨债鬼上门投胎，可终究是亲生骨肉，家里又没个仨俩的，单这一个孩子，因此非常溺爱。夫妻两个自己省吃俭用，打从牙缝儿里省下来的钱，全花在他身上了。

在当时来说，表舅家条件还不错，两口子双职工，都有班上，挣两份钱，而且是在同一家国营饭店工作。提起来那可是一个大饭庄子，有个字号叫“蓬莱春”，创立于清朝末年，旧称“聚和成”。过去城里最好的八个大饭庄子，当中又都有个“成”字，号称“八大成”，“聚和成”乃其中之一，1949年之后改称“蓬莱春”。不用多问，一听这字号准知道是鲁菜。

当年与“八大成”齐名的还有“四大楼”。同样是大饭庄子，“楼”和“成”却不一样，“四大楼”指四家字号里带“楼”字的大酒楼，规模大、档次高，上上下下好几层，菜也讲究，“山中走兽云中燕，陆地牛羊海底鲜，猴头燕窝鲨鱼翅，熊掌干贝鹿尾尖”！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你吃不着的，南北大菜，满汉全席，包罗万象，应有尽有，能进去吃顿饭绝对是身份的象征。“八大成”规模也不小，各有各的特色，不过字号中这个“成”字，是一个统一的标识，按行规带“成”字的饭庄子必须有能力接外活儿，说行话这叫“落桌”。谁家有个红白喜寿需要搭棚开席，只要出得起钱，“八大成”中任意一家都可以全部包办，派出大队人马，过去筑台垒灶置办三天三夜不撤桌的流水席，什么煎炒烹炸、焖溜熬炖一样不少。这样的饭庄子并不多，那真得说是家大业大，有的是东西和人手的大买卖才敢接。本家除了钱什么都不用预备，桌椅板凳、杯盘碗盏、齐脊的天棚，饭庄子都替你搭好了。干活儿的更别说了，除了大师傅，切葱的、剥蒜的、洗菜的、和面的、杀鸡的、磕蛋的、端汤的、上菜的、淘米的、焖饭的，连账房先



生也给你配上，绝对的一应俱全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桌椅板凳占了好几条胡同，盘子、碗堆成了山，满笼子的鸡、鸭、鹅，满案子的猪、牛、羊，满地的时鲜蔬菜，那也是一景儿。一般老百姓可请不起“八大成”，想都不敢想，专伺候有钱的达官显贵。

1949年之后，“聚和成”经过公私合营，摇身一变，改成了国营的“蓬莱春”饭店。由于保留了很多传统名菜，尤其是油焖大虾、糟熘鱼肚、抓炒羊肉、灯笼面筋这几个招牌菜，那真叫一绝，换别的馆子没这个味道。想吃这几个菜，非得上“蓬莱春”不可，不排队你都吃不上，在这儿上班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。

表舅妈在“蓬莱春”柜上收钱，表舅端汤上菜。收钱的咱不说了，肩膀上顶个脑袋的谁都可以干。上菜的以前叫“跑堂的”，说好听又叫“堂倌”，1949年之后改成了“服务员同志”。真别小看了“跑堂的”，迎来送往可不简单，首先人得机灵、脑子转得快、嘴皮子好使，嗓门儿还得豁亮，眼睛最毒，善于察言观色、通达世故。到了上座的时间，跑堂的肩膀上搭条白手巾往门口一站，招呼进来吃饭的，一瞧来人穿衣打扮和脸上的气色，就知道应该往哪儿让。比如来了这几位，穿得破衣烂衫，补丁摞补丁，伸出手来粗得裂口，不是拉洋车的就是码头上卸货的，反正是卖力气干活儿的，可能今天挣了钱，也来大饭庄子摆摆谱儿，跑堂的连正眼都不瞧。为什么？这样的客人最多来上一斤素炒饼，还得让你白送两碗饺子汤，没什么油水可捞，这样的连楼都不让上，安排在一楼散座，吃完了赶紧走，还得出去奔命去。又来几位，一个个白白胖胖，脑门子发亮，腮帮子肉往下耷拉，穿绸裹缎的，脖子上大金链子半斤多沉，攀附风雅手里捏把折扇，扇骨都是象牙的，扔着卖也值几两银子，甭问准是有钱的财主，这可得伺候好了！



有能耐的堂倌这一个月干下来，赏钱能比工钱多出好几倍。旧社会跑堂的也要拜师父，按手艺这么学，从学徒的小伙计到一个饭庄子的大跑堂，没个十几二十年熬不出来。说干这个行当不容易，因为什么人都得见，什么委屈都得受，遇上喝多了闹酒乱的，赏你个嘴巴你还得赔笑脸，客客气气把这位送出去，别影响别人吃饭，耽误了买卖。赶上事儿了，还得会搪，真不是什么人都干得了的，况且没个升腾，辛辛苦苦干上一世，顶到头儿也不过是个跑堂的。

不过我表舅赶上好时候了，劳苦大众翻身当了主人，在那个年代，国营饭店的服务员，端的是铁饭碗、拿的是钢饭铲，工资、奖金旱涝保收，挣钱虽不多，却亏不了嘴，不仅得吃得喝，东西也没少往家拿。这并不奇怪，“厨子不偷五谷不收”，跑堂的也一样，无锡排骨、广东腊肠、云南火腿、海南干贝，后厨好东西有的是，口袋里装、袖子里藏、脑袋上顶个肘子拿帽子一扣，裤裆里都能带出两挂腊肠，经理看见了也装看不见，反正不是自己家的买卖，犯不上管闲事。至于吃饭的客人你爱来不来，你吃不吃饭我都拿这份钱，来的人多我一分钱不多挣，来的人少我也一分钱不少挣，人多了还得紧忙活，人少我还落个轻快。况且年头不一样了，吃饭的要看服务员的脸色，同是劳动人民，谁伺候谁啊？所以表舅和表舅妈两口子，对本职工作引以为豪，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挨过饿，如今改革开放，优越感更强了，将来也想让张保庆端上铁饭碗，早日成为一个光荣的国营饭店服务员！

张保庆从小和别人不一样，除了学习不好什么都好，天生跟书本无缘，一拿起书来就犯困，一提起笔来就发呆，逃学、旷课、不写作业，不好好学习又不愿意干这伺候人的行当，总觉得自己将来能干成一番大事业。同



是一世为人，凭什么别人可以当“擎天白玉柱、架海紫金梁”，他却要去饭馆端盘子？

表舅跟他说：“什么叫伺候人的行当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观念怎么还这么陈旧。现如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，谁敢瞧不起劳动人民？端汤上菜早不是下九流了，而今各个行当只有分工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都是为人民服务。你先去当个服务员，将来万一有出息了，说不定还能当个掌勺的厨子，挣得钱多，待遇也好，在后厨说一不二。说悬了，到时候经理都得看你脸色，那你小子可是叱咤风云、一步登天了！”

张保庆这个不爱听：“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多大出息？好嘛，顶天了是一掌勺的？”

既然不愿意在饭庄子当服务员，那他想去干什么呢？张保庆上完初中学的钳工，在那个年代，工人是相当不错的职业，工资铁杆儿庄稼似的按月发放，不迟到、不旷工便有奖金，福利补贴之类的待遇也好，混够了岁数一退休，国家还管养老送终。当时有句话评价厂子里的各个工种，说是“车钳铣没人比，铆电焊对付干，要翻砂就回家”。这话怎么讲呢？当工人最好的是干钳工、车工或铣工，钳工保全都是技术活儿，晃晃悠悠到处走，比较闲在，而且那手艺荒废不了，到什么时候都用得上；车工、铣工则是整天守着车床、铣床，耗时间却不用走脑子，有活儿干活儿，没活儿也是随便歇着，在车间里看报纸、打扑克、喝茶。所以这三个工种最舒服，厂子里的人都想做。至于铆工、焊工需要吃些辛苦，赶上有活儿的时候，工作量比别人都大。电工同样是技术工种，居家过日子不乏用武之地，哪家电表、灯管坏了，免不了要麻烦懂电的师傅，所以电工很吃得开。不过以前的人们大多认为——带电就有危险，你虽然有防护措施绝缘手套什么的，



可“万”里还有个“一”呢，万一哪天出了差错，那可是要命的事。这不像别的活儿，胳膊卷进车床了大不了截肢，至少还能留下条命，电工不出事则可，出了事一定是大事，因此电工也给列为二等了。“要翻砂就回家”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，厂子里最苦、最累的活儿就是翻砂，干这个工种还不如直接回家待着。张保庆学的钳工，起初本想混一辈子大锅饭，无奈家里没关系、没路子，厂子不看专业，硬给安排了翻砂工，凑合干了几个月，差点儿没累吐血。他实在吃不住那份辛苦，又托人转到了面粉厂，工作了也没多长时间，嫌那地方粉尘太大，容易得肺结核，索性蹲在家当了待业青年。

他自己给自己吃宽心丸：进厂当工人有什么好的？老老实实每天到点上班、到点下班，刮风下雨不敢迟到，累死累活挣一份死工资，整日里柴米油盐，将来娶个媳妇生个孩子，再教育孩子长大也这么做，那才是真没出息。常言道“好汉子不挣有数儿的钱”，男子汉大丈夫坚决不能走这条路，谁愿意干谁干去吧，我是不去！

在我表舅眼中，张保庆始终是个没出息的待业青年。而在我看来，他是个挺能折腾的人，从小胆子就大，敢做敢闯，向来不肯循规蹈矩。

举个例子，以前有种关于耳蚕的传说，说“耳蚕”那是叫白了，也有称“耳屎”或“耳垢”的，总之是耳朵里的秽物，据说正常人吃了这玩意儿，会立刻变成傻子。家里大人经常这么告诉小孩，说胡同里那个老傻子，正是小时候误吃耳蚕吃傻的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可以当真，反正大伙儿都这么传。以前的孩子大都又淘又馋，什么东西都敢往嘴里放，家里大人经常拿这种话吓唬孩子。张保庆在家待业，闲极无聊在胡同中跟别人打赌，说起吃耳蚕能变傻子，有人当场从自己耳朵里掏出来一大块耳蚕。这小子



长这么大从来没掏过耳朵，可想而知耳朵里有多少东西，从中掏出来的这块耳蚕，能有小指甲盖那么大，也不知道存了多少年了，黄里透绿，放在手里给张保庆看：“你敢不敢吃？”张保庆胆子再大也不敢嚼，只能把心一横，全当是吃个蚂蚱，捏起来扔到嘴里，拿凉白开往下一送，气不长出面不改色，结果也没有变成傻子，彻底将“吃耳蚕变傻子”这个愚昧无知的歪理邪说打破了。这下可好，他一举震惊了整条胡同，还因为打赌赢了二十根小豆冰棍儿。

张保庆成天这么混，表舅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十八的大小伙子在家待业吃闲饭可不成，这个不想干，那个看不上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文不能卖字、武不会练拳，成天招灾惹祸捅娄子，只好走后门托关系，让他去“蓬莱春”后厨学能耐。可张保庆却不识抬举，脖子一梗死活不去。表舅真生气了，好说歹说都不行，干脆也甭跟你废话了，文的不行来武的，抡起笤帚疙瘩就是一顿抽，打得张保庆没处躲没处藏，只好到后厨拜师当了学徒。

饭庄子里掌大勺的，个儿顶个儿都有一手绝活儿。张保庆拜的这位师父，在这个饭庄子干了三代，从他爷爷到他爹再到他，家传有一手绝的，一个人盯五个灶眼儿，说行话叫“连环子母灶”，大灶、二灶、高汤、笼屉、砂锅，掂起大勺上下翻飞，身上一个油星子不沾，讲究“手眼身法步”一气呵成，你光看他炒菜都是种享受。这样的厨子一个人顶五个人用，评特级职称，工资也是普通厨师的好几倍。表舅舍了一张老脸，好不容易让张保庆拜了名师，怎知张保庆一进去就不想干了。因为什么呀？这一行得从入门开始，剥葱剥蒜、洗菜择菜，先练三年，这才允许你在墩儿上备菜。前边的服务员下了单子，你这就得都把材料预备齐了，掌勺的不看单子，完全看备菜的给什么，比如这一盘备的是鸡丝、海参、玉兰片、葱姜切末，



就知道要做烧三丝，下一盘所有材料都一样，唯独葱姜末改成了葱姜丝，大师傅就明白了这盘是烩三丝，炒错了那是大师傅的责任，备错了可都怪在你头上，该扣钱扣钱、该检讨检讨，在墩儿上备菜又是三年。接下来练“红案儿”，杀鸡、宰鱼、切肉，又腥又臭不说，还容易切手，这得一年；和面、揉面、做面食还要练一年，这叫“白案儿”。没七八年上不了灶，上灶之前还要先练翻炒、掂锅、翻勺，拿炒勺装上沙子，少说也得有个十几二十斤，一天练下来全身酸疼，而且万一失了手，那一锅的热沙子招呼在脸上，非落一脸大麻子不可。“连环灶”一共五个灶眼，一个灶眼两年，把这一整套全学会了，至少搭上半辈子时光。张保庆一想都绝望了，真不认命干这个，又回家当上了待业青年。

当时有街道办的青年点，相当于小便利店，卖些杂货之类的商品，待业青年可以去那儿实习，什么时候找到工作了什么时候走人，张保庆也不愿意去，怕被人笑话。表舅心里边这个火啊！一看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成天除了打就是骂，越看他越不顺眼。张保庆耍滚刀肉<sup>[1]</sup>：“反正我是你亲儿子，你横不能把我打死，打死我你不绝户了？”真应了那句话——仇成父子，债转夫妻！

不过实话实说，总待在家里也不好受，张保庆吃饱喝足了无所事事，骑上自行车到处溜达，东逛逛西逛逛，瞧个新鲜凑个热闹。平时他最喜欢去公园听野书，公园有一位“撂地<sup>[2]</sup>”说野书的高五爷，不为挣钱，而是有这个瘾头，就好这个。只要赶上天气好，风和日丽的，拎上马扎带上茶水，往路边这么一坐，跟前摆个小木头桌子，“啪”的一声醒木一摔，这就开书了。

[1] 滚刀肉：北方方言，指死皮赖脸。

[2] 撂地：相声术语，指在庙会、集市、街头空地上演出。



他没拜过师没学过艺，东拼西凑、信口开河。不过说得可是真好，满口方言、土语、俏皮话，一嘴的人物典故带脏字，兴起处眉飞色舞、唾沫横飞。什么时候都有十多个闲人围上来听，还真有不少捧臭脚凑热闹的。张保庆爱听他说汉高祖刘邦，为什么呢？刘邦当年和他张保庆一样什么都不是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也什么都不干，成天混吃等死，然而到后来斩白蛇、赋大风，亡秦灭楚当上了开国皇帝。张保庆听入了迷，心下寻思：“汉高祖刘邦先斩白蛇后成大业，我几时也斩这么一条白蛇？”他成天这么胡思乱想，干什么什么不行，吃什么什么没够，把我表舅气得拿了铁锹追着他满街打。表舅在后边追，张保庆在前边跑，来来回回几条胡同都转遍了，跟走马灯似的满世界这么一跑，周围邻居都说这爷儿俩绝对是前世的冤家对头。表舅妈怕张保庆跟不三不四的社会小青年混，也担心表舅气大伤身，想来想去实在是没辙了，只好打发张保庆去长白山投奔他四舅爷，在东北住上一段时间，等家里给他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回来。怎知张保庆这一去，却在深山老林中捡了个意想不到的东西，引出一桩“天坑奇案”！

## 2

前边说到张保庆吃不得苦受不得累，不认头<sup>[1]</sup>在工厂翻砂，给安排了饭庄子的学徒又死活不愿意去，成天的东游西逛，除了跟几个半大小子胡闹就是上公园里听书，没个正经事儿，还总觉得自己非池中之物，有朝一日必定飞黄腾达。表舅两口子实在没办法了，横不能让他胡混下去，那指不定闯出什么祸来，只好打发他去长白山四舅爷家住上一阵子。书要简言，

---

[1] 认头：口语，指认吃亏。



咱们先不提后话，接着说张保庆去了东北长白山。他投奔的四舅爷是个老猎户，住在大山下的屯子里，周围全是原始森林。张保庆让这白山黑水之间的景色美得五迷三道，感觉喘气都比城市舒畅，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舒坦。这屯子不大，仅有这么十几户人家。四舅爷和四舅奶老两口子过日子，虽说衣食无忧，但是四舅爷打了一辈子的猎，至今舍不得放下猎枪，隔三差五带张保庆上山钻林子，打山鸡套兔子。张保庆心都玩儿野了，六匹骡子八匹马也别想拉他回家。有这么一天，晴空万里，四舅爷牵出几条猎狗，背上猎枪和铁笼子，招呼张保庆跟他到山里捉“大叶子”。张保庆听说要上山，还带了猎狗，心下十分兴奋，却不知四舅爷所说的“大叶子”是个什么东西，树上长的？

四舅爷告诉他，“大叶子”是东北的土话，说的是林貂，这东西蹿高纵矮最擅爬树，整天待在树上，打老远一看如同一片硕大的树叶，因此得名。林貂属于“皮兽”，别的皮兽比如狐狸、黄鼠狼什么的，肉臊吃不得，唯独皮毛值钱。林貂却不一样，不仅皮毛值钱，肉也好吃，两样全占了。东北的貂皮有两种，头一种是河里的水貂，虽然也挺值钱，却不及栖息在山林中的紫貂“大叶子”。它的皮称为“裘王”，仅在东北长白山以及新疆阿尔泰山的针阔叶混交森林中才有，别处根本没有。而且林貂狡诈凶残，极难捕捉。首先它居无定所，没有固定的窝巢；其次下不了夹子，因为林貂嗅觉灵敏，可以很远处闻到兽夹上有人的气味，况且摸不准它的行动路线，夹子无从下起；再一个不能用枪打，林貂不过一尺多长，猎枪一打一大片铁砂子，一枪打花了皮子，那就不值钱了。由于很难捉到活的，应了那句话——物以稀为贵。说林貂的皮子值钱，因为有三件好处，别的东西还真及不上它。先说头一件，东北那地方，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很正常，天寒地



冻，一口唾沫吐出来，砸到地上就是个冰疙瘩。可是话说回来，气温再低，不刮风就不会觉得冷，一旦刮起卷雪的白毛风，呼啸的狂风嗷嗷怪叫，往人身上钻，又像刀又像箭，任你穿多厚的皮袄也不顶用，一阵风就吹透了。可如果有一件紫貂皮的衣服，那风刮到身上不但不冷，反而是越刮越暖和，这是头一个好处；二一个是“雪落皮毛雪自消”，鹅毛大雪落到貂皮袄上立即融化，不会留下半点儿痕迹；三一个叫“雨落皮毛毛不湿”，林貂皮毛油脂丰富，从河里钻出来抖一抖身子即干，因此下雨打不湿，你可以拿它当雨衣穿，进屋抖两下就干了。当然了，这仅仅是个比喻，可没见有下雨天穿件貂皮上外边转悠的。如果做一件皮袄，至少要十来张大叶子皮，在旧时来说，林貂皮袄千金难得，不是王爷都穿不起。如今打猎的少了，但林貂的习性却未曾改变，极不好找，碰巧逮住一只做成貂皮围脖，抵得过寻常猎户一年的进项！其实“大叶子”一词不仅是土话，也是关外土匪的黑话，叶子指衣服，换叶子是换衣服，黄叶子是黄鼠狼皮，这大叶子就是指最贵的林貂皮，不然怎么称得上“大”呢？

关外又有“三大穷”之说，哪三样儿呢？肩上扛铁筒、桌上码城墙、床上点烟囱。“肩上扛铁筒”指扛猎枪钻老林子的猎人，这是三大穷的头一穷。其余两个容易理解，桌上码城墙，那是打牌赌博，十赌九输，有多少家产也得赌穷了。床上点烟囱指抽大烟，那也是坑家败产的无底洞，有多少钱都不够往里扔的。那为什么打猎的占头一穷呢？皆因打猎的看天吃饭，野兽乃是过路财神，今天该你有收获，举起枪来弹无虚发，如若不该你打着东西，怎么打你也打不着，扛上枪筒子转悠一天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，全凭运气。再者说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打猎是杀生，干这一行不合天道，没有因为打猎发财的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林貂不好逮，否则打猎的不至于这么穷。



老猎人都知道，林貂平日里出没无踪，连个影儿也瞧不见，唯独在秋天可以见到。这个季节是林貂的发情期，它们会跑出来传宗接代，一年仅仅这么一次，雌貂怀胎七八个月才能产崽，都快赶上人了，其稀少程度可想而知。到了这几天，雄貂性淫，大白天也出来转悠，到处寻找雌貂交配，满脑子都是这一件事儿，警惕性变得很低，让猎狗一吓唬很容易发蒙，只有这时候才有可能被猎户活捉。张保庆跟四舅爷在老林子中走了大半天，翻山越岭，东转西走，眼看日头往西沉了，什么都没见着。原以为今天要空手而回，掉头正要往回走的时候，打头的猎狗突然一阵狂吠，叫声震动了山林。

张保庆听到猎狗的叫声，心中诧异，撒开腿飞奔过去，待到近前，但见枯枝蔓草间有只小兽，嘴尖尾长，四肢短小，油亮的皮毛黑中透紫，小脸儿长得近似黄鼠狼，身子又比黄鼠狼短，正是四舅爷所说的“大叶子”！大小足有两掌半，爪下按住一个蛋，可能是刚偷到的鸟蛋，正想吃呢，结果让猎狗堵在这儿了。这东西两个小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，如若眼前只有一条猎狗，大叶子扭头一跑，七绕八绕或是往树顶上一蹿就甩掉了，可如今同时面对三四条猎狗，这只林貂也愣了一下，这才扔下鸟蛋，“嗖”的一下逃进山林，几条猎狗跟在后头穷追不舍。张保庆顺手捡起地上的鸟蛋，当时见猎心喜，没承想真碰上了大叶子，只顾去撵逃走的大叶子，别的事一概没想，全抛在九霄云外了，直到半夜回了屯子才让他大吃一惊。

张保庆已经在山里住了一阵子，对各种山货早已见怪不怪，如果说平时捡到一个鸟蛋或者蛇蛋，他根本不用过脑子，准和四舅爷一样，先拿起来对太阳照一照，再当场磕破了一口嚼个干干净净，随捡随喝。至于为什么要对着太阳照这么一下，张保庆开始并不知道，也没细想过，看四舅爷这么做他也照葫芦画瓢，以为这只是打猎的习惯，觉得挺好玩儿。后来四舅